



- 动物世界生与死的神秘交流
- 被鲜血染红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
- 动物间的畸形母爱与变质父爱
- 真诚和虚伪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转变
- 生命的脆弱与死亡的永恒

LAOXIANGENCHOU

沈石溪 著

老象因仇 亡群心

重庆出版社

豺 狼 虎 豹 狩 猎 故 事

老舍因仇

沈石溪 著

▲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象恩仇/沈石溪著.-重庆:重庆出版社,1999.8

(豺狼虎豹、狩猎故事)

ISBN 7-5366-4408-6

I.老… II.沈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
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8485 号

责任编辑 陈 欣 刘小芍

封面设计 易 平

插 图 陈昌柱 周南平 李赵名

插图制作 梅 芳 刘 平 陈英英 周小寒

周伏伏 陈 了 李夏宇 刘祥石

沈海燕 尹琼川 汪希杼

版式构成 陈奕吟

版式设计 陈奕吟

豺狼虎豹 \ 狩猎故事

老象恩仇

沈石溪 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90×1168 1/32 印张6.375 插页2 字数110千

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

*

ISBN 7-5366-4408-6/I·871

定价:9.80 元

目 录



和平豹 1



老象恩仇记 16



母熊大白掌 28



瞎眼狐清窝 62



弱智“鸡” 78



贱羊之死 88



一对老龟.....98



野猪跳板 108



拉水车的老牛 120



会捉大鲵的鱼鹰 128



血染的王冠 138



母牛蓝铃.....192

和平豹





和 平 豹

等我听到鬼河上游传来如雷的轰鸣声，想跑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汹涌的泥石流已顺着倾斜的河床，以每秒七八米的速度滚滚而来。

鬼河是夏洛山深处一条地势险峻的河，平时没有水，宽宽的河床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，疏疏朗朗长着一些狗尾巴草，干枯荒芜。鬼河之所以叫鬼河，是因为每隔一两年，便会爆发一场泥石流，把河床里所有来不及逃跑的生命都毁灭掉。我是一个人摸到鬼

河来挖恐龙蛋的化石的，没想到正撞见一场罕见的泥石流。唉，流年不利，真是霉透了。

我看到泥石流时，刚巧在河床左侧双驼峰的磐石下，我虽然离左岸较近，但左岸是几十丈高的绝壁，只有蜥蜴才爬得上去；右岸倒是斜斜的山坡，但距离我所站的位置有一百来米，要绕过双驼峰，河床里又都是圆溜溜的鹅卵石，走起来一脚高一脚低就像在跳芭蕾，是不可能抢在泥石流将我淹没之前逃上右岸山坡的。完全是出于一种无奈，我扛起鸭嘴锄，紧跑几步，抓住粗糙的石棱，手脚并用，爬上双驼峰的后峰磐石。

这是鬼河中央两块突兀的巨石，一前一后，形似双峰骆驼的两只驼峰，隆出地面约四五米高，顶端有一张乒乓球桌那么大，上面光秃秃的，寸草不长，裸露的石面风吹雨淋，烈日暴晒，布满了赭红色的锈块。

我爬上后峰磐石，朝前望去，冷不防视线撞在一只豹子身上。

这是一只成年金钱豹，体格硕壮，缎子般的金色的皮毛间，镶嵌着一圈一圈褐色的钱状环斑，腹毛乳白，尾巴几乎和身体一样长，黑黄相间，显得威风凛凛。它趴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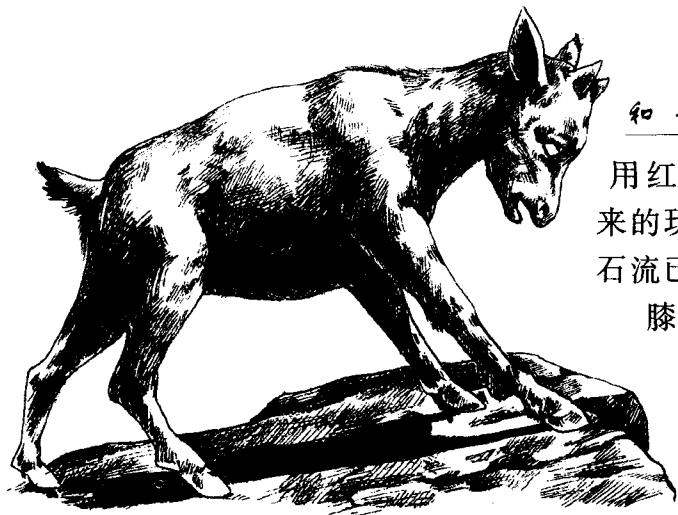


4 老象恩仇

前峰磐石顶上，盯着呼啸而来的泥石流，铜铃大眼里透着惊恐不安。它的四只脚爪和腹底那片白毛涂着红色泥浆，很明显，也跟我一样，为躲避泥石流跳到双驼峰上来的。

前后两座驼峰相距约二十来米，泥石流已蔓延到磐石脚下了，并迅速地一寸寸升高。热带雨林里的泥石流，和西藏冰川地带的泥石流，完全不同。西藏冰川地带的泥石流，像个沉着的巨人，稠密厚实，流体如风干的浆糊，流速缓慢；而热带雨林的泥石流，像个热情好动的孩童，稀薄如水，流速极快，泥浆里翻卷着巨石和大树，如万马奔腾，气势恢宏。一旦掉进泥石流里，任你是游泳健将举重冠军，也立刻会被吞噬得干干净净。这就是说，我和那只金钱豹虽然近在咫尺，但中间有泥石流隔绝着，好比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，它是无法伤着我的，但我仍觉得脊梁冷嗖嗖的，头皮发麻，有一种后怕。要是我看见泥石流时，选择了前峰磐石往上爬，岂不是把自己的一百多斤送进豹口了吗？我是出来挖恐龙蛋化石的，没带猎枪，仅凭肩头的一柄锄头和插在绑腿上的一把匕首，与一只身强力壮的金钱豹搏杀，是没有任何赢的希望。

这时，我听见双驼峰下传来咩咩的叫声，举目望去，嚯，是一头小山羊，正在泥石流前狂奔；它头上刚刚长出两支笋尖般的稚嫩羊角，看模样牙口还不满一岁，雪白的羊毛裹满了泥浆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头



用红泥巴捏出来的玩具羊；泥石流已淹到它的膝盖，它四只羊蹄在泥淖里拼命蹦达着，竭力想赶

在泥石流把它淹没之前找到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；泥石流一浪高过一浪地朝它撞击，它摇摇晃晃已快支持不住了；突然，它一拐羊头看见了双驼峰，惊恐的羊眼里闪着热切的光，咩咩叫着，紧跑几步，飞身一跃，跳到前峰磐石上；一块足足有八仙桌那么大的石头被厚厚的泥浆裹挟着，擦着它的羊蹄滚了过去；它温柔地舔舔石缝间的青苔，大概是在暗自庆幸自己终于逃脱了劫难吧。突然，我看见小山羊浑身一阵颤栗，背上的羊毛一根根竖直起来，哦，它看见那只金钱豹了，豹是山羊的天敌，它吓得灵魂出窍了；金钱豹也伸直色彩斑斓的脑壳，打量瑟瑟发抖的小山羊。小山羊栗色的瞳仁里闪动着惊骇的光，几次曲腿收腹做出要跳离前峰磐石的动作，但总也没跳起来——磐石底下的泥石流已涨到一米多高，名副其实的死亡大陷阱。它无路可逃，只好低头曲腿，亮出头顶那对蘑菇似的稚嫩羊角，不断向金钱豹晃动，摆

6 老象恩仇

出一副困兽犹斗的姿态。

唉，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可怜的小山羊啊，别说你的角嫩得连树叶都无法捅穿，就是换一头两支羊角锋利如匕首的老公羊，也绝对不是金钱豹的对手的。从亘古时代起山羊就列入豹子的食谱，至今起码也有几百万年，精湛的宰羊技艺，早已融化在豹的血液中，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遗传基因。我曾亲眼目睹过金钱豹杀羊，豹子旋风般地扑到山羊面前，伸出犀利的豹爪，一个耳光甩过去，羊便成了歪脖子，羊角立刻失去作用，然后豹子骑上羊背，血盆大口衔住羊的后脖颈，轻轻一拧，羊就魂归西天命丧黄泉，变成一堆任豹宰割的肉。迅疾、利索、干净，整个过程只有十几秒钟，人类中再高明的职业屠夫，也会自愧弗如的。

我敢断言，这只小山羊是死定了。

我想，金钱豹会条件反射般地跳跃起来，扑向小山羊。想不到的是，豹子见小山羊突然出现在它面前，只是扭过头来看看，黑色唇吻边银针似的长长的胡须撇向两边，微微有点吃惊而已，并没站起来，也没张开血盆大口朝小山羊恫吓，长长的豹尾向空中一抡，绕出一个圆圈，圆圈缓慢地从尾根滑向尾尖，然后扭转头去，继续观察泥石流，那神态似乎是在说：我对你不感兴趣。

人类里有守斋吃素的善人，也有不沾荤腥的和尚，但我从未听说有不吃羊的豹子。我想，这只豹子

一定是肚子还不饿，又知道这只小山羊插翅难逃，早晚都是自己的食物，没必要急急忙忙，想留着饥饿时再宰吃，活杀活吃，味道更鲜美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已近黄昏，天色微暗，金钱豹仍没有要扑咬小山羊的意思。

倒是小山羊长时间地摆着一副用犄角格斗的姿势，长时间地绷紧心弦也绷紧肌肉，累坏了，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收起羊角，放松身体，躺卧下来。它尽量往磐石边缘靠，大概是想离危险远一点吧。

和平共处，倒蛮有意思的呀。

这时，泥石流的第二个洪峰到了，浑浊的泥浆越升越高，双驼峰变成了汪洋中的两个孤岛，要命的是孤岛的面积还在不断缩小，由一张乒乓球桌减少到只有半张乒乓球桌那么大了。本来小山羊与金钱豹之间还隔有三四米的一段距离，被泥石流的洪峰一逼，只好万般无奈地往金钱豹身边靠去，几次一靠，三四米的那点安全距离很快靠没了，羊屁股差不多快贴到豹尾巴上了。现在，金钱豹要吃小山羊，已无须再费精费神地扑咬了，只需扭转脖子即可叼着羊肉，奇怪的是，仍没出现宰羊的场面。或许，泥石流太凶险，豹子觉得自己的性命尚且吊在刀尖上，暂时没有猎杀兴趣，也没有食欲吧。

澎湃的稀泥浆不断裹挟着一棵棵大树，从上游冲撞过来，就像木杵撞钟似的，撞得双驼峰前峰磐石咚咚作响。随着泥石流上涨，大树也越漂越高，几与

8 老象恩仇

磐石顶形成水平线。突然，一棵两围粗的香樟树被一个巨大的泥浪托举着，树冠一颠，颠上了前峰磐石顶，树冠像把巨大的扫帚，被涌动的泥浪推搡着，慢慢扫过磐石顶。我想，金钱豹和小山羊会像垃圾似地被树冠扫下磐石顶，掉入泥石流的。

金钱豹处在小山羊前面，首当其冲，被树冠逼着，一步步后退，眼看快退到磐石边缘了，这家伙突然威风凛凛地大吼一声，咬住一根树枝，拧着脖子，拼命朝前推；我没想到动物也有这么高的智慧，紧急关头想出办法为自己排忧解难；只可惜香樟树太大了，金钱豹虽然力大无穷，和香樟树顶牛也刚刚才顶了个平手，只能做到不让香樟树继续扫荡过来，而不能将香樟树推开；小山羊惊恐不安地注视着金钱豹，它似乎意识到了金钱豹这场与树顶牛，也关系到自己的安危，它突然咩地叫了一声，一步挤到金钱豹身边，用两支短短的羊角抵住树杆，四条羊腿绷直，朝前拱动；香樟树极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慢慢退却，终于轰隆一声滑落到泥石流里去了，一场险情在豹和羊的齐心协力下，被彻底排除了。

天黑时，泥石流势头开始减弱。天阴沉沉的，又没有月亮，黑得像一团化不开的墨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虽然我和金钱豹、小山羊相距二十来米，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想，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，经过大半日的忙碌，尤其是经过与香樟树的那场拼搏，金钱豹肯定已饥肠辘辘，天又那么黑，风又那么高，风高好放

火，天黑好杀羊嘛，明儿一早，前峰磐石大约只看得见金钱豹和一堆白花花的羊骨了。

我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亚热带的气候，变幻莫测，昨夜阴霾，今晨却云破天开，红日高照。我醒来后的第一眼，就往前峰磐石看，我敢说我看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镜头：

金钱豹侧躺着，已经醒来，一抹霞光照在它华丽



的豹皮上，金光闪闪，美得无与伦比。小山羊蜷在金钱豹的怀里，头枕在豹子的臂弯里，睡得那么安详恬静，羊脸柔和的就像被太阳晒暖的池塘，看得出来，它正在做一个彩色的梦；金钱豹不时伸出舌头，温柔地舔舔小山羊的额头，舔掉泥巴，舔白曲蜷的羊毛。

可惜，我没有照相机，不然的话，我把金钱豹和小山羊这个相亲相爱的镜头拍下来，绝对轰动全世界。

我心里涌起一丝愧疚，我一直把它看成是杀羊不眨眼的刽子手，把它看成是吃羊不吐骨头的恶魔，事实证明我错看这只金钱豹了，它是和平的象征，它是名副其实的和平豹！

或许，这只豹子过去在山林里经常猎食山羊，但丝毫也无损于它现在美好的和平形象，我想。

一绺玫瑰色的阳光像根纤细的手指，轻轻撑开了小山羊的眼皮。小家伙一骨碌爬起来，眨巴着那双天真无邪的羊眼，有点惊讶自己怎么会躺在豹子怀里的，但它惊讶的表情就像流星一样一闪就过去了。它平静地跨前一步，将颌下那束短短的山羊胡须，在豹脸上磨蹭了几下，大概是在用山羊特有的礼仪表达一种感激之情吧。

一直到中午，金钱豹和小山羊都相处得挺融洽。

亚热带雨林中的泥石流来势凶猛，去得也很快，日头偏西时，已退了一大半，大约只有半米来深了。

我发现，金钱豹烦躁不安地在磐石顶踱来踱去，不时朝鬼河右岸的山林瞭望。我猜想，它耐不住饥饿，等不到泥石流退尽，就想逃离这座孤岛，回老林子里去了。果然被我猜中，豹子突然轻吼一声，纵身一跃，从磐石上扑通一声跳进泥石流里，泥花四溅。这时候泥石流已像是被戴了嚼套了缰绳的野马，野性顿失，疲软不堪，流动十分缓慢，且不再能裹挟巨石和大树，已不再有什么危险。金钱豹大半个身体浸泡在泥浆里，只有脑袋、脊梁和那条尾巴露在外面。

孤零零留在前峰磐石顶的小山羊犹豫

了一阵，也跟着金钱

豹扑通跳了

下去，它比

金钱豹要矮

一些，只有羊

头露在泥浆

外。金钱豹稳当

当地朝前走了几

步，小山羊想跟上

去，但它体小力

弱，似乎很

难蹬开已

经半凝

固了的

粘稠如



稀粥的厚泥浆，才走了两步，便闪了个趔趄险些摔倒，它咩地发出了告急与求救。金钱豹回转身望了望小山羊，倒退了几步，将旗帜似竖在半空的那条黑黄相间的长长的豹尾耷落下来，落到与脊梁平行，绕了个花结，尾尖送到小山羊的嘴里。小山羊一口叼住，就像叼住了一只救生圈，身体平稳了，还得到了一股强大的牵引力。金钱豹在前面开路，强壮的身躯像破冰船似地冲开厚泥浆，豹爪扒开那些挡路的石头，翻过一棵棵横在面前的大树，向右岸的山坡奋力前进。

夕阳嫣红，给金钱豹和小山羊涂抹了一层瑰丽的色彩。

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面对泥石流，一个食肉兽，一个食草兽，变天敌为朋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搀扶，团结一心，战胜灾难，死里求生，这是多么伟大、罕见而又弥足珍贵的和平景象啊！我再次为自己没有照相机而深感痛惜。

它们终于登上了右岸，我看见，金钱豹在地上轻轻跃了

